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劉　書

稗編卷二十五

明　唐順之　撰

禮三廟

禘祫議　　　陳祥道

周禮大宗伯以肆祼獻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夫肆祼獻饋食在時享之上追享朝享間於時享之間則追享禘也禘以肆祼獻為主猶生之有饗也朝享祫也祫以饋食為主猶生之有

食也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焉故祫謂之朝享以合羣祖為不足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追享自此五年而再殷祭三年一祫又二年一禘考之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曰大事者何祫也穀梁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則僖公之喪畢於文二年二年八月喪未畢而祫且躋僖公焉非禮也故書大事躋僖公以譏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公羊曰言吉者未可吉也穀梁曰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

之也則莊公之喪畢於閔二年而禘必踰年二年而禘非禮也故書吉禘于莊公以譏之此喪除而祫踰年而禘之證也禮記曰未卜禘不視學左傳稱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此皆喪除踰年之禘也故僖二年除閔之喪八年秋禘于太廟宣二年除文之喪八年夏有事于太廟均八年也其去喪除踰年之禘適五年耳則有事為禘可知此三年而禘之證也鄭康成曰魯禮三年喪畢禘于其廟然後祫於太廟明年禘於羣廟其言喪畢之

祫明年之禘固合春秋之義其言禘于其廟又禘于羣廟是不知魯之失禮而惑之也儀禮曰學士大夫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有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學士大夫知尊祖而已有時祭而無祫諸侯及其太祖而已有祫而無禘大夫有事省於其君然後有祫則周公有大勲勞省於成王然後有禘故禮記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則禘可施於羣廟哉春秋書吉禘于

莊公不特譏吉禘也兼譏禘于莊公也晉之有禘蓋亦僭耳先王制禮必象天道故月祭象月時享象時三年之祫象閏五年之禘象再閏而禮數者小稀者大小者祭及近大者追及遠此孔融王肅所以皆言禘大祫小也康成以配祖之禘為圜丘之祭以羣廟之禘為魯之正禮於是謂祫大禘小而始則禘先祫後終則祫先禘後此不經之論也然則禘之年月可推於春秋見於禮記謂魯以六月禘周公魯之六月夏之四月也孟獻子

易之以七月日至而用夏之五月君子譏之崔靈恩言禘宜在夏張純言禘以四月其說是也祫之年月經傳無文禮緯與康成謂祫在三年張純謂祫在十月於禮或然蓋禘以諦昭穆之尊卑必以四月以其陽上陰下有尊卑之義也祫以合羣祖必以十月以其萬物歸根有合於本之義也然康成又以王制祫禘祫嘗祫烝為三年之祫而祫無常月殆不然也唐自睿宗以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然至二十七年凡

五禘七祫而禘祫同歲太常議曰今太廟禘祫兩歧俱下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為再祫或五年之内驟有三殷求之禮經頗為乖失然則五年再殷之制可以不通計乎公羊傳曰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韓詩傳曰禘取毁廟之主皆升合食皆升合食則未毁廟之主舉矣鄭康成謂禘祭毁廟不及親廟陸淳謂禘祭不兼羣廟為其疎遠不敢褻狎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

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雖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及親廟與夫不兼羣廟之説其足信哉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非祀天而文在郊上者以其祖之尤遠故也祖宗非皆祀明堂而文在郊下者以其祖有功宗有德而廟不遷故也虞夏商以質而親親故郊其近而祖

其遠周以文而尊尊故郊其遠而祖其近鄭康成謂虞
夏宜郊高陽商宜郊契其説非也魯語展禽曰有虞氏
禘黄帝而祖高陽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高
陽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
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高陽者也有虞氏
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
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
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其言虞氏郊宗異於祭法者

賈氏曰虞氏之后在夏商為二王後有郊禘祖宗之禮是也由是推之國語言商人禘舜亦異於祭法者蓋宋禮歟康成禘祫志曰祫備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三酒祫用六代之樂禘以四代賈公彦曰祫十有二獻禘九獻然酒正凡祭祀之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八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而無禘祫隆殺之辨掌客諸侯長猶且十有再獻則禘先王不容九獻而已彼蓋

溺於祫大禘小之説然也國語曰郊禘之牛不過繭栗又曰郊禘之事射牛郊禘之事有全烝又曰天子親春郊禘之盛是禘禮與郊同而其義則孔子以治天下如指諸掌則祭其有大於此乎爾雅曰禘大祭也則禘為廟祭大者明矣或曰以春秋有事為禘而公羊穀梁以大事于太廟為祫則禘非大於祫矣又曾子問王制皆以言祫而不該禘則祫非小於禘矣其故何也春秋言大事所以甚逆祀之非言有事則本下事而已則有事

不必非大事也曾子問兼諸侯而言之故舉祫而已王制之言祫非三年之祫也

## 禘祫辯

王　炎
馬端臨

禘祫宗廟之大事也祫者合也禘者諦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故謂之祫此公穀二氏所傳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以審諦昭穆是故謂之禘此戴氏所記也周官以宗伯掌邦禮禘祫無見焉然六享之目一曰

肆祼獻二曰饋食皆在時祭之上即為禘祫無疑矣鄭康成之傳禮其論禘祫甚詳而有四失焉其亂禮之經者有一其失禮之節者有三祭法記四代之禘虞夏皆禘黄帝商周皆禘嚳所記雖未必皆是而禘固宗廟之事也康成則曰周頌雝之禘祀文王也商頌長發之大禘祭天於圜丘而配以太祖也出一已之臆説汨郊廟之定制所謂亂禮之經者此也既虞而升祔謂之祫事與大事之祫實異而名同祥禫而後禘以定昭穆之叙

禘而後祫其先後不可易置康成乃以升祔祫事為證遂言先祫而後禘此失禮之節者一也禘祫之祭廟祧之主咸在然祫則太祖東向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而太祖配之祫大於時祭禘大於祫明矣康成乃謂禘小而祫大此失禮之節者二也祫非不酌祼也而以食為主故周官饋食又謂之朝享是以知其為祫禘非不薦食也而以祼為主故周官肆祼獻又謂之追享以是知其為禘康成乃以肆祼獻為祫饋食為禘此失禮之

節者三也去此四失禘祫之禮正矣然則捨康成之失議禘祫可以無疑乎自漢以來諸儒異論其不可不辨者猶有三焉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一疑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疑也祫禮行於三時禘禮行於孟夏三疑也夫祫祭太祖東向則天子諸侯之禮同禘非常之祭也諸侯止於及其太祖而王者及其祖之所自出則隆殺有辨而曰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此因大傳不王不禘之說而失之也國語言荒服終王此

蕃國世一見者也顔師古釋之曰新王即位乃來助祭此乃禘祭之時非是則不禘故喪服小記論虞祔祥禫之祭而及於不王不禘則天子新即位而後禘其義甚明而謂天子有禘諸侯無禘不已疎乎此不可不正其誤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説也公羊蓋失之矣而韋元成乃為之説曰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禮緯因之張純又為之説曰三年一閏天道之小成五年再閏天道之大成以是為禘祫之節

鄭康成又因之且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太祖禘於羣廟自後五年而再殷祭其說益以乖異不同夫新主入廟昭穆遞遷則有禘自是以後有祫無禘此不可不明其失也禘之時月經無明文而戴禮則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春祠夏禴周禮也春礿夏禘殷禮也文獻不足夫子不能討論夏商之禮漢儒何從而知之乎是以知其說之不足證也張純曰禘以四月取純陽之在上祫以十月取百物

之皆備其說未為皆得也春夏難為備物礿祠之禮薄蓋不可以祫於斯時而秋薦新故謂之嘗冬備物故謂之烝祫於秋冬夫豈不可安用必以十月乎若夫禘禮取四月之純陽則失之矣明堂位記魯禮季夏六月禘於太廟鄭康成從而遷就其說曰周六月夏四月也則尤失之矣春秋書禘于莊公則以五月禘于太廟則以秋月未聞其必用四月也蓋禘行於祥禫之後祥禫既無定時則禘禮亦無定月此又不可不明其失也議禮

者不能正其誤明其失故自漢至唐禘祫不合於聖人之經顏真卿曰禘祫懿祖東向而太祖以下列於昭穆則禘祫無辨非經也韋武曰祫宜獻祖東向禘宜太祖東向則以禘為祫以祫為禘尤非經也經文固殘缺矣其意猶可考也而諸儒汨之輯諸儒之論用經以折衷其是非此吾所以著辨之意也

馬氏曰按禘祫之制禮經無明文而漢儒之釋經者各以意言之其說莫詳於鄭氏而其支離亦莫甚於鄭氏

故先儒皆不以為然如趙氏林氏楊氏之言辨析詳明已無餘緼然其所詆訾者大槩有四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一也混禘祫為一事二也以禘為喪服即吉之祭三也以禘為時祭四也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無其文葢緯書之說若混禘祫為一事則鄭氏據魯之僭禮妄作而以為周禮先儒言之詳矣至於以禘為喪服即吉後之祭為非則愚以為王制言三年之喪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然則喪服未除宗廟諸祭盡廢

非特禘祫也左傳言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然則喪服既除宗廟諸祭盡舉亦非特禘祫也以是觀

之則鄭注所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

于羣廟恐只是泛指喪畢則可以吉祭而言未見其即

以祫禘為喪畢之祭也如喪畢之祭則禮謂之祔然左

氏所謂特祀於主者先儒注釋以為祀新主於寢則不

及羣廟也儀禮士虞禮載祔祭祝文曰孝子某孝顯

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br>脯曰尹祭

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
尚享則祔亦有告祭於廟之禮但儀禮所言乃士禮若
國家之禮則禘祫時享之外必别有一祔祭之禮而經
文無可考至魯則始以禘為祔而禮之失自此始矣先
儒議康成之釋禘祫病其據魯之失禮以為周禮然魯
自以禘為祔祭而康成自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則其
意乃以祔為祫本不以禘為祔實未嘗專以魯為據也
蓋祫者合祭也大祫則以已毁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

之時祫則以未毀昭穆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至於祔則亦是以新主合于舊主而祭之然則以祫訓祔祭亦未為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於羣廟則自是吉祭矣故愚以為康成所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本非據魯禮而言未可深訾也特不當以春秋所書而遂推其禘祫之年則為無據而臆説耳若禘之又為時祭則王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之説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説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説皆指時祭

而言無縁皆妄葢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為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葢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説魯郊禘非禮之説見得禘為天子之大祀故不可

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至於禘烝嘗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為左氏見經中有禘于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它國之祭祀皆妄以為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安有魯國元無此祭晉人元無此言而鑿空妄說

乎蓋魯伯禽嘗受郊禘之賜則魯國後來所行之禘其或為大禘或為時禘亦未可知也至於左氏所謂烝嘗禘於廟晉人所謂寡君未禘祀則祀禘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非止魯國行之而已恐難儕之郊望而例以僭目之也

又曰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説先儒林氏楊氏皆以為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祫僖公定公八年有禘遂依約想像而立為此説蓋以魯僭亂之制定為周禮

以誤後人然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葢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葢以漢禮為周禮非魯禮也

又曰按以禘祫為共一祭而異名以禘為合祭祖宗審諦昭穆之義漢儒之說也近代諸儒多不以為然獨致堂從之然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而即斷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其文意亦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必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祫則可干祫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所以魯之禘祭者即祫也若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一祫字則其義尤明

## 始祖配天議

馬端臨 後同

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爲太祖禮也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説祭法有禘郊祖宗之説鄭氏註以爲禘郊即郊也鄭氏以禘爲祀天於圜丘然圜丘亦郊也祖宗即明堂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配天配帝必各以一祖推其創業之祖以擬后稷者而尊之以配天馬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其可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姦

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奚啻瓦釜之與黄鍾然其爲肇造區夏光啓王業事跡則同爲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歴代多未有以處於是或取之遥遥華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之祖文王是也此三聖人者其功徳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以爲不類至於唐既以神堯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

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窋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譁然以為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於是獻議者始為導諛附會之說以申之老眀亦人耳道家者流假託其名以行其教遂至推而尊之列坐上帝之右而為其徒習其教者則曰此天帝也

非復周之柱下史也而明姓適同乎唐乃推明以為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葢雖祖明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人也於是崇建太清宫每禘祫並於玄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葢以玄元為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具祖宗則俱為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遂復效唐人之為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為聖祖建立景靈宫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葢以聖祖殿居中為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

則俱為昭穆矣晦菴嘗言景靈之建外為都宮而內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蓋以其規制宏壯每帝各居一殿不如太廟之共處一堂稍類古人立廟之制而足以稱天子所以嚴奉祖宗之意是則然矣不知所謂聖祖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尋如稷之於文武成康乎祭法言虞夏商周禘郊祖宗之制鄭氏註謂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為次項平甫亦言此經作祭法者

已於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嚳堯舜鯀禹之功次序黄帝顓頊契𡨋湯文武之功以為此皆有功烈於民者故聖王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其意蓋謂郊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耳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愚嘗因是而究論之虞夏商之事逺矣周人郊祀后稷宗祀明堂此後世所取法也以詩考之言后稷配郊者為生民思文言文王配明堂者為我將我將之詩其所稱頌者受命興周而已而

生民思文二詩則皆言教民播種樹藝五穀之事然則文王有功於興周而后稷則有功於天下萬世者也傳曰烈山氏之子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夫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皆地之異名也古之聖人能建天地所不及之功則其道可以擬天地故後世祀之推以配天地棄自商祀以為稷則周為諸侯之時固以配食地祇矣周有天下棄開國之祖也文王受命禮合配天而實棄之子孫也周公制禮作樂

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棄之祀仍商之舊列於社稷是尊禰而卑祖也故復創為明堂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晦菴亦言古惟郊祀明堂之禮周公以義起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也後之有天下者豈復有此祖也哉而必欲效周之禮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强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

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曷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

論後世禘禮可廢

宋神宗時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祼獻饋食禴祠烝嘗並

為先王之享未嘗廢一時之祭故孔氏正義以為天子夏為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礿秋為大祭之祫不廢時祭之嘗則王禮三年一祫與禘享更為時祭本朝沿襲故常禘祫之月不行時享久未釐正請每禘祫之月雖已大祭仍行時享以嚴天子備禮所以丕崇祖宗之義其郊禮親祠準此按記曰禮不王不禘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遠也太祖受命祭四親廟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譜失

其傳有司因仍舊説禘與祫皆合羣廟之主綴食於始祖失禮莫甚今國家世系與四代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禮當闕必推見祖系乃可以行神宗謂輔臣曰禘者所以審諦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秦漢以後譜牒不明莫知其祖之所自出則禘禮可廢也

## 辯趙匡禘議

黄　澤

辯趙伯循王者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以

始祖配之而不及羣廟之主曰大傳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善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以禘與祫對言則禘祫皆合祭通上下文見之也蓋諸侯之祫猶天子之禘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廟無廟之主皆在而又上及其太祖高祖故謂之祫天子則於七廟及祧廟之上更及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寂寥簡短非人情矣故程子

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爾雅曰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書訓釋曰禘者諦也審諦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蓋后稷有廟郊既配帝嚳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於嚳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為尤甚也况后稷之廟毁廟數十世之主皆藏焉豈可當享嚳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

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之禘禮必兼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率子孫以共尊一帝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則是天子祫祭隨時皆用也其辯成王賜魯天子禮樂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為天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沒而王與伯禽躬為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騂剛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

祭周公定為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祫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騂剛者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於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於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歳之祀成王斟酌禮意蓋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為所自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於羣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晉亦有禘蓋文公有勲勞于王室欲效魯禘祭而請于天

子故得用之也若夫東周諸侯為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是也然止謂之周廟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則子孫亦不敢與享於廟單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者之禄則亦用諸侯之禮而已若魯既得禘於周公之廟則周廟亦應用禘禘必有配則固宜於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趙氏則魯本無文王廟止於周公廟祭文王臨期立文王主與尸而祭之此於禮意實不相似若以為有文王廟則是於文王廟迎

尸以入周公廟以父就子以尊就卑必不然也魯之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矣然郊祀蒼帝而三望雖僭而猶未敢盡同於王室也蓋以魯有天子禮樂為成王賜者本明堂位祭統以為惠公所請者出吕氏春秋魯鄭周廟晉有禘祀見左傳先生以經證經而折衷百氏之說如此

唐太祖東向議　　通典

德宗時玄宗肅宗既祔室遷獻懿二祖于西夾室引太

祖位東嚮禮儀使于休烈議獻懿屬尊于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肅宗從世祖南向高宗玄宗從高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代宗喪畢當大祫陳京為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于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文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為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為别廟大禘祫則正太祖

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所以叙親也唐家宜别為
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
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為宜詔百官議禮儀使太
子少師顔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逺而遷不
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屈
向東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始宜以二
主祔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
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曁屈昭穆

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况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為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順為萬代法夫祫合也如有别享德明自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皆然于是還獻懿主祫于廟如真卿議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契稷為祖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硯祖武帝晉祖宣帝故高皇處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唐推祖焉而獻懿

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饗顧下羣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上言謹按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未毀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也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主宜瘞于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

太祖後而及禘祫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令丞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祀故唐初下詔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九廟追祖獻懿然祝文於三祖不稱臣尅復後作九廟遂不為弘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祫而藏顔真卿引蔡謨議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謨議晉未嘗用而唐一王法容可準乎臣嶸等謂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瘞毀遷藏各以

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旦改易不可謂禮宜復獻懿二主於西室以合祭法遠廟爲祧去祧而壇去壇而墠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之義太祖得正無所屈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違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違王廟之制非所謂有别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之所

由廢也傳曰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家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

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别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虚東向位司勲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稷重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别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漢韋玄成請瘞主於園晉虞喜請瘞廟兩階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

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喜請夾室中為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于園寢安遷主采漢晉舊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陳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廟人情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祫之歲常以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及親

親及禘則太祖筵于西列衆主左右於是太祖不爲降獻無所厭時諸儒以左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鯀乎魏晉始祖率近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閟宮詩則永閟可也因虞主則瘞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宮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也然永閟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于

德明興聖廟為順或曰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祫之年皆有薦饗是已分食奚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預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墠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祫則陳于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于經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

獻懿猶在壇墠可毀瘞而不禘祫乎三謂二祖之主宜
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旦遷之恐
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祔興聖廟而不
禘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
也今引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為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
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
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遠者祭益希昔魯立煬宮春
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

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俱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晁又上禘祫議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奏按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

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别廟曰各遷於園曰祔興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别廟論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祔興聖廟禘若祫一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决也十九年將禘祭京復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德明興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

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于祖廟獻懿主宜祔興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冊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定遷二祖于興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寢廟未成張繒為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

皇帝遂東向京自愽士獻議彌二十年乃决諸儒無後言

宋正太祖之位　通考後同

嘉祐末仁宗將祔廟脩奉太廟使蔡襄上八室圖廣為十八間初禮院請增廟室孫抃等以為七世之廟據父子而言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商祖丁之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有天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為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故晉

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國朝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著之祀典大行神主祔廟請增為八室以備天子事七廟之禮盧士宗司馬光以為太祖已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

蓋太祖未正東向故上祀三昭三穆已正東向則并昭穆爲七世唐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帝皆祀六世前世成法也玄宗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抃等復議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王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爲立廟

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遂毀其廟遷其主考之三代禮未有此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不合先王制禮之意乃存僖祖室以備七室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以神主祔太廟第八室祧藏僖祖及文懿皇后神主於西夾室自仁宗而上以次遞遷翰林承旨張方平等議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于典禮乃於九月奉安八室神主祧僖祖及後祔安英宗罷僖祖諱及文懿皇后忌日中書門下言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

廟與商周契稷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請以所奏付兩制議取其當者時王安石為相不主祧遷之說故復有是請翰林學士元絳等上議曰自古受命之主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有功若必以有功而為祖則夏后氏不郊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次既不可知則僖祖之

為始祖無疑矣儻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藏于太祖之室則是四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請以僖祖之廟為太祖則合於先王禮意翰林學士韓維議曰昔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以為太祖故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故遂為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功

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為髙祖然仰跡功業未見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所未安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特為僖祖立室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當禘祫時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太祖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毀廟之主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申以僖祖

立廟為非則周人别廟姜嫄不可謂非禮秘閣校理王介請依周官守祧之制刱祧廟以奉僖祖庶不下祔子孫夾室以替遠祖之尊帝以維之說近是而安石以維言夾室在右為尊為非禮帝亦然之又安石以尊僖祖為始祖則郊祀當以配天若宗祀明堂則太祖太宗當迭配帝又疑明堂以英宗配天與僖祖為始祖之說遂下禮官詳定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張師顏等議昔商周之興本於契稷故奉之為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

特起不因先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為祖鄭玄云夏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唐張薦云夏后以禹始封遂為不遷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則擬祖上遷而太祖不毀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毀唐祖景帝則弘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唐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晉瑯琊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享祀及遠非是為太祖中尊祖之祀其說是也禮天子七廟而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必但

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未嘗言親廟之首必為祖也國家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之詔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是合于禮矣張昭任澈之徒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因緣近比請建四廟遂使天子之禮下同諸侯若使廟數備六則更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謂之始祖也謹按建隆四年親郊崇配不及僖祖開國以來大祭虛其東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請略倣周官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僖祖神主大祭之歲祀於其

室太廟則一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禮則仍其舊

同知太常禮院蘇棁請即景靈宮祔僖祖即與唐祔獻

懿二祖於興聖德明廟禮意無異同判禮院周孟陽等

言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為始祖無疑宜以僖

祖配感生帝章衡請尊僖祖為始祖而次祧順祖以合

子為父屈之義推僖祖侑感生之祀而罷宣祖配位以

合祖以孫尊之義餘且如舊制而馮京欲以太祖正東

向之位安石力主元絳等初議遂從之帝問配天孰從

安石曰宣祖見配感生帝欲改以僖祖配帝然之於是請奉僖祖神主為始祖遷順祖神主夾室以僖祖配感生帝祀詔下太常禮院詳定儀注安石本議以僖祖配天帝不許故更以配感生帝焉宋高宗時吏部郎董弅又言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毁廟之主皆不合食唐以景帝始制故規規然援后稷為比而獻懿乃在其先是以前後議論紛然乍遷乍祔使當時遂尊神堯為太祖豈得更有異論其後廟制既定始以獻懿而上毁廟之主

藏於興聖德明之廟遇祫即廟而享焉是爲别廟之祭以金太祖之尊蓋合于漢不以太公居合食之列魏晉武宣而上廟堂皆不合食之義當時剛勁如顔真卿儒宗如韓愈所議雖各有依據皆不能易陳京之說以其當理故也太常丞王普奏曰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爲始祖太祖實創業之主而列於昭穆其失自熙寧始宜祖當遷而不遷翼祖既遷而復祔其失自崇寧始爲熙寧之說則曰僖祖而上世次不可知宜與契稷無𢍰然

商周之祖契稷謂其始封而王業之所由起也稷契之先自帝嚳至於黄帝譜系甚明豈以其上世不傳而遂尊為始祖耶為崇寧之説則曰自我作古而已夫事不師古尚復何言宜其變亂舊章而無所稽考也臣謹按春秋書成宫僖宫災譏其當毁而不毁也書立武宫煬宫譏其不當立而立也然則宗廟不合於禮聖人皆貶之矣又况出於一時用事之臣私意臆説非天下之公論者豈可因循而不革哉臣竊惟太祖皇帝始受天命

追崇四廟以致孝享行之當時可也至於今日世遠親盡迭毀之禮古今所同所當推尊者太祖而已董弅奏請深得禮意而其言尚有未盡蓋前日之失其甚大者有二曰太祖之名不正大禘之禮不行是也今日之議其可疑者有四曰奉安之所祭享之期七世之數感生之配是也古者廟制異宮則太祖居中而羣廟列其左右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左古者祫享朝踐于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南饋食于

室則太祖東向而昭穆位於南北後世祫享一於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東鄉為太祖之尊焉若夫羣廟迭毀而太祖不遷則其禮尚矣臣故知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為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皇帝廟號已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虚東鄉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又尊僖祖為廟之始祖百世不遷祫享東鄉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倘以熙寧之禮為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

廟號此雖三尺之童知其不可至於太祖不得東鄉而
廟號徒為虛稱則行之六十餘年抑何理哉然則太祖
之名不正前日之失大矣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所謂商人周人禘嚳
是也商以契為太祖嚳為契所自出故禘嚳而以契配
焉周以稷為太祖嚳為稷所自出故禘嚳而以稷配焉
儀禮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
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蓋士大夫尊祖則有時祭而無祫

諸侯及其太祖則有祫而無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唯天子得行之春秋書禘魯用王禮故也鄭氏以禘其祖之所自出為祭天又謂宗廟之禘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而親廟之主各祭于其廟考之於經皆無所據唯王肅之說得之前代禘禮多從鄭氏國朝熈寧以前但以親廟合食為其無毀廟之主故也唯我太祖之所自出是為宣祖當時猶在七廟之數雖禘未能如古然亦不敢廢也其後尊僖祖為廟之始祖而僖祖所出系序不著

故禘禮廢自元豐宗廟之祭止於三年一祫則是以天子之尊而俯同於三代之諸侯瀆亂等威莫此為甚然則大禘之禮不行前日之失大矣臣愚欲乞考古驗今斷自聖學定七廟之禮成一王之制自僖祖至於宣祖親盡之廟當遷自太宗至於哲宗昭穆之數已備是宜奉太祖神主第一室永為廟之始祖每歲告朔薦新止於七廟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鄉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鄉為昭真宗英宗哲宗北鄉為穆五年一禘則迎宣

祖神主享於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宗廟之事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乃若可疑者臣請辨之昔唐以景帝始封尊居太祖而獻懿二祖又在其先當時欲正景帝東向之位而議遷獻懿之主則或謂藏之夾室或謂毀瘞之或謂遷於陵所或謂當立别廟卒從陳京之説祔於德明興聖之廟蓋臯陶凉武昭王皆唐之遠祖也故以獻懿祔焉惟我宣祖而上正如唐人獻懿而景靈崇奉聖祖之宫亦德明興聖之比也臣竊謂四祖

神主宜倣唐禮祔于景靈宮天興殿方今廵幸或寓于天慶觀聖祖殿焉則奉安之所無可疑者昔唐祔獻懿于興聖遇祫即廟而享之臣竊謂四祖神主祔于天興大祫之歲亦當就行享禮既足以全太祖之尊又足以極追遠之孝考之前代實有據依則祭享之期無可疑者禮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則是四親二祧止於六世而太祖之廟不以世數為限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舉其總數而言非謂七世之祖

廟猶未毀也是以周制考之在成王時以亞圉太王文王為穆以公叔祖類王季武王為昭并太祖后稷為七廟焉高圉於成王為七世祖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其廟毀矣惟我宣祖雖於陛下為七世祖亦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其禮當遷無可疑者又言宗廟之禮有天下者事七世百王之所同也而崇寧以來增為九世三年一祫則叙昭穆而合食於祖百王之所同也而去冬祫享祖宗並為一列謂之隨宜設位夫增七廟而為九踵唐

開元之失其非禮固已甚明至於不序昭穆而强名為祫則歷代蓋未嘗聞究其所因直以廟之前楹廹狹憚於增廣而已夫重葺數椽之屋輕變千古之禮臣所未諭且君子將營宫室宗廟為先令行朝官府下逮諸臣之居每加營繕顧於宗廟獨有所蔪節用之術豈在是乎大抵前日之肆為紛更則曰自我作古今日之務為苟簡則曰理合隨宜要皆無所據依不可為法臣今所陳定七廟之禮正太祖之位如或上合聖意願詔有司

他年祫享必敘昭穆以别東鄉之尊勿以去冬所行為例庶幾先王舊典不廢墜於我朝使天下後世無得而議詔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省集議聞奏侍從臺諫禮官等皆謂太祖開基創業為本朝太祖正東鄉之位為萬世不祧之祖理無可疑廖剛謂四祖神主當遷之别宫祫祭則即而享之五年一禘則當禘僖祖任中先謂祫祭既正太祖東鄉之位則大禘之禮僖祖實統系之所自出太祖暫詘東鄉而以世次敘位在禮為當晏原

復謂正太祖東鄉之位以遵祫享之正禮僖祖而下四祖則參酌漢制別為祠所而異其祭享無亂祫享之制議上不果行自是遇祫享設幄僖祖仍舊東鄉順祖而下以昭穆為序

馬端臨曰按太祖東向之位或以為僖祖當居之或以為藝祖當居之自熙寧以來議者不一矣蓋自英宗已祔廟張方平等以為宜遵七世之制合祧僖祖詔從其說熙寧初王安石當國每事務欲紛更遂主議以為僖

祖宋之太祖不當祧而韓維輩爭之以為太祖合屬之昌陵諸臣爭之愈力而安石持之愈固遂幾至欲廢藝祖配天之祀以奉僖祖蓋其務排衆議好異遂非與行新法等固無怪也然愚嘗考之方平建隨世祧遷之議韓維執藝祖當居東向之說論則正矣而揆之當時則未可蓋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三昭三穆則自父祖而上六世太祖則始封受命以有功德而萬世不祧遷者本非第七世之祖也今神

宗之世而獨祧僖祖則順翼宣太謂太祖太宗共為一世真仁英猶七世也是將祧僖祖而以順祖為太祖乎不可也僖順俱無功徳非商契周稷之論令當時之議其欲祧僖祖者特以其已在七世之外其不祧順祖者特欲以備天子七廟之數然不知親盡而祧者昭穆也萬世不祧者太祖也今以三昭三穆言則僖順皆已在祧遷之數以萬世不祧言則二祖俱未足以當之是姑以當祧之祖而權居太祖之位耳若不以順祖為太祖則所謂七

世者乃四昭三穆矣非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若必曰虛太祖之位而只祀三昭三穆則當併僖順二帝而祧之又否則姑如唐人九廟之制且未議祧遷雖於禮經不合而不害其近厚令獨祧僖祖則順祖隱然居太祖之位矣此其未可者一也如藝祖之合居東向為萬世不祧之太祖其說固不可易然神宗之時上距藝祖纔四代五廟耳若遽以為太祖則僖順以下四帝皆合祧而天子之廟下同於諸侯矣此其未可者

二也諸臣之說大槩只以為不可近捨創業之藝祖而遠取追尊之僖祖安石務欲異衆則必欲以其所以尊藝祖者尊僖祖而於當時事體皆未嘗審訂若以前二節者反覆推之則尊僖祖者固失矣而遽尊藝祖者亦未為得也至寧宗之初年則不然矣自藝祖創業以來已及八世十二廟則僖順翼宣之當祧無可疑者於此時奉藝祖正東向之位為萬世不祧之祖更無拘礙而董弇王普等所言乃至當之論矣晦庵獨以伊川曽是

安石之說而猶欲力主僖祖之議則幾於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愚故未敢以為然也

藏祧主議

元豐間何洵直圖上八廟異宮引熙寧議僖祖正東向之位順祖宣祖真宗英宗南面為昭翼祖太祖太宗仁宗北面為穆正得祖宗繼序德厚流光之本意又以晉孫毓唐賈公彥言始祖居中三昭在左南面西上三穆在右南面東上為兩圖上之又援祭法言翼祖宣祖在

二祧之位猶同祖禰之廟皆月祭之與親廟一等無親踈遠近之殺順祖實去祧之主若有四時祈禱猶當就壇受祭請自今二祧神主殺於親廟四時之享祭嘗乃止不及大烝不薦新物去祧神主有禱則為壇而祭庶合典禮又請建親廟於始祖之西略如古方明壇制有詔侯廟制成日取旨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為石室以藏主謂之宗祏夫婦一體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之别正廟之主各藏廟室西壁之中遷廟

之主藏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其埳去地六尺一寸今太廟藏主之室帝后異處遷主仍藏西夾室求之於禮有所未合請新廟成並遵古制從之

昭穆更互議

詳定郊廟禮文所圖上八廟異宫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為左右自北而南僖祖為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為穆在右宣祖真宗英宗為昭在左皆南面北上陸佃言太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毁如周

以后稷為太祖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康王為昭昭王為穆其後穆王八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居昭位武王宜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説者以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則尊卑失序復圖上八廟昭穆之制以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為昭在左宣祖真宗英宗為穆在右皆南面北上

稗編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劉　書

稗編卷二十六　　明　唐順之　撰

禮四　廟

天子廟制　　孔穎達

正義曰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鈎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

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為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毁以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為七也若王肅則以為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

上以下降殺以兩令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

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謂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令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饗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二祧謂

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

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穀梁說及小記為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為證驗七廟斥言玄說為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别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别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

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
廟不毁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
毁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毁者此是不合鄭
説故馬融説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論毁廟　　通考後同

漢高祖十年秋七月太上皇帝崩八月令諸侯王皆立
太上皇廟于國都惠帝即位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宣
帝本始二年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

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欵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獻武帝廵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時詔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臣大議庭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

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

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元帝永光四年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五年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園廟建昭元年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時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衞

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平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

一民之至權也令賴天地之靈祖宗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恭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于心也故唯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

相維辟公天下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奏議曰禮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

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内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

美人重絶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攺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議大夫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内揺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

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令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

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静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静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别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没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毁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

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帝立成甍匡衡為丞相上寢
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
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
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
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
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
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
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

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乃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按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禮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墜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佑福唯高皇帝

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享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
壽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
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
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
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
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
其道應天故福禄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
遷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

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伸為後李奇曰公子去為大宗後尚得私祭其母孫則不得祭公子母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祀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徳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無疆誠以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乃敢不聽即以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徳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

共職之疾皇帝願復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如
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
孝宣皇帝太上皇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
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
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
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享六藝
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乃在
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

復永保宗廟與天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乃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五月帝崩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帝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

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故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令

按太上皇親盡也以高帝之父而不毀悼皇考私親也以宣帝之父而不毀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哀王則高帝之兄昭哀后則高帝之姊自當各有後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使天子世世祠之

不經尤甚矣高帝之姊而稱后於義尤不通

東漢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時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迭毀孝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

功德茂盛為宗不毁孝宣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處不可毁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禮之宜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襃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夏侯之直

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祭祫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又按蔡邕所定高祖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為七廟其說似矣但以和安順桓四帝功德無殊而有過差奏毀之則所謂近帝四者乃光武明帝章帝靈帝也按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自太祖及祖功宗德之後其下四世

則當代人主之高曾祖父也此四代者不以有功而存不以有過而廢今以獻帝言之靈其父也桓其祖也安其曽祖也和其高祖也今捨其高曽祖三世而以其父上繼五世之祖於義何所當乎當時此議雖一出董卓帝與所預然東漢自和帝而後皇統屢絶安帝以清河王之子入繼和帝順桓二帝以河間王之孫入繼安帝靈帝以河間王之曽孫入繼桓帝至靈帝方有親子為獻帝是則獻帝之所謂父者親父所謂高祖曽祖及祖

者乃所繼之大宗也自安順以來既入嗣大位即以非禮崇其私親之父母而昧兩統二父之義往往於大宗與私親隂有厚薄伯喈豈亦習聞時指隂有諂附耶不然何以祧毁者皆所嗣之大宗而竟以靈帝上繼章帝初不問其世次之懸隔是豈得為知禮者乎

別廟

漢惠四年帝為東朝長樂宫及間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

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楊氏曰叔孫通既諌漢惠帝作複道又請以複道為原廟益廣大孝之本以一時率爾之言立千萬世不易之制其言欲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也夫宗廟之禮貴乎嚴而不欲其褻人主事宗廟之心欲其專不欲其分既有宗廟又有原

廟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有所分矣宗廟之體極乎嚴原廟之體幾乎褻人情常憚於嚴而安於褻則祭祀之禮移於原廟故宗廟之禮雖重而反為虛文矣如李清臣所謂略於七廟之室而祠于佛老之側窮土木之巧殫金碧之彩作於盛暑累月而後成費以十鉅萬禮官不議而有司不言及其成也不為木主則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禮而行一酌之奠之禮又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是也

抑又有大不安於心者聖明相繼仁孝愛敬之至通乎
神明而宗廟之禮未嘗親祀遣大臣攝行時享夫豈仁
聖之本心哉蓋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心分而不專末
既有所重則本必有所輕其勢然也馬廷鸞曰成周之
制不惟鎬京有廟岐周洛邑皆有焉于周受命自召祖
命是岐周有廟蓋岐山是周之所起有舊廟在焉周公
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有廟也蓋營洛而特為廟焉先
王立廟未有無故者亦未嘗立兩廟於京師

兄弟昭穆廟制

天子宗廟之制見於經傳甚明歴代諸儒因經傳所載而推明之其說亦甚備然終不能依古制立廟者其說有二一則太祖之議難決二則昭穆之位太拘蓋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於晦庵之說其大槩為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毁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且引書穆考文王詩率

見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以為證蓋文為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為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其子與曾孫皆穆也既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升祔者昭入于昭穆入于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然愚以為此制也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姑以晦庵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于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

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為昭共孝厲為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為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為穆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是也孝王為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

之先後以為昭穆不能自守其初説矣又况宣王之世
三昭三穆為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厠其
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
外則雖名為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
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為商商武丁
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
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
也姑以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

當為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曽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為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則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

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為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庵之說外為都宮内則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

有限昭穆之位既已截然則武丁之時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虛懿宗之時雖四昭亦不可居穆之位而穆之位半闕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為昭為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其世代之近者既未可祧遷如武丁之時小乙父也南庚陽甲盤庚小辛皆伯父也祖丁祖也祖辛沃甲皆伯祖也祖乙曾祖也河亶甲高祖也外壬仲丁高伯祖也太戊五世祖也雍己五世伯祖也小甲六世祖也若以祀及六世言之是此十五廟皆未合祧遷又不止十廟而已其昭穆之不順者又不可升祔則必須逐代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而其地又拘於中門之内太祖

廟之左右創造煩擾非所以寧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觀視似反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共為一廟之渾成也愚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歷代皆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

兄弟入廟議

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頴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毁事下太常賀循議以為禮兄弟

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兹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

一世而上毁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毁豫章懷帝之入復毁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横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毁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毁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别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

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毁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别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輙毁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

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定郊廟禮京兆頴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令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頴川五世俱不應毀令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頴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

僕射刁協與循異議竟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輙依經禮而對為當世儒宗

天子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　通　典後同

東晉元帝建武中尚書符云武帝崩遷征西府君惠帝崩遷豫章府君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賀循議古者帝各異廟廟之有室以象常居未有二帝共處之義也如惠懷二主兄弟同位於禘祫之禮會於太祖自應同列異坐而正昭穆至於常居之室則不可共以尊卑之

分義不可黷故也昔魯夏父弗忌躋僖公於閔上春秋謂之逆祀僖公閔之庶兄閔公先立嘗為君臣故也左氏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懷帝之在惠帝世居藩積年君臣之分也正位東宮父子之義也雖同歸昭穆尊卑之分與閔僖不異共室褻黷非殊尊卑之禮以古義論之愚謂未必如有司所列惠帝之崩當已遷豫章府君又以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此是兩帝兄弟各遷一祖也又主之迭毀以代為正下代既升則上代稍遷

代序之義也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毁二廟禮之常例也又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既非所繼則廟應别立由此言之是惠帝應别立上祖宜兼遷也故漢之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上繼元帝義取於此今惠懷二帝不得不上居太廟潁川未遷見位餘八非祀之常不得於七室之外假立一神位庾蔚之謂爾時愍帝尚在關中元帝為晉王立廟猶以愍帝為主故上至潁川為六代懷

景二帝雖非昭穆之正數而廟不合毀是以見位餘八也循又議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為君者便當工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按殷紀成湯以下至於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為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殷帝乙六代王也以此言之明不數兄弟為正代大唐開元四年太常卿姜皎及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等上七廟昭穆議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而太祖常存聖人之大典

也若禮名不正則莫獻無序矣謹按中宗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太上皇是中宗之弟以六月升遐甫及仲冬禮當遷祔俱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按晉太常賀循議兄弟不相為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帝自繼於世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惠帝當如陽甲孝成别出為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

此蓋禮之常例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祀七世謂從禰以上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旁容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七代之義也中宗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為別廟時祭不虧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祼長序禮也此萬代之典敢不颺言從之改造中宗廟於太廟之西時河南人孫平子上封事曰臣竊見今年正月太廟毀此乃躋聖賢之所致也

臣按左傳云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於廟今日有遣於此也昔魯文公二年宗伯弗忌躋僖公于閔公上後致太室壞春秋異而書之今日有同彼也君子以弗忌為失禮又按五行志書僖公雖閔公之兄嘗為閔公臣臣在君上是為失禮遂令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之弟上弟臣於兄可躋弟於兄上耶昔莊公三十二年薨閔公二年吉禘自薨至禘尚有二年春秋猶非其失禮况夏崩冬禘不亦太速乎諸議

云太廟中央曰太室尊高象也魯自此陵夷將墜周公之祀以此斷之即太廟毀亦今日將欲陵夷之象墜先帝之祀也斯亦上天祐我唐國乃降此災以陛下去年禘中宗於別室吉祭于太廟未祭中宗先祭太上皇此乃與僖閔事同先臣後君也昔躋兄弟上令弟先兄祭過有甚于古也昔臣登君上令亦如之事豈不同耶昔太室壞令聖朝太廟毀變豈不同耶若以兄弟同昭則不合出致別廟若以臣子一例則中宗合進為昭昔武

氏篡國十五餘年中宗挺劔龍飛再興唐祚此則有大功於天下也今祔於別室是廢先聖之訓棄中興之訓下君上臣輕長重幼昔晉太康五年宣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陷改作殿築階下及泉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年九年造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毁壞以此言之天降灾譴非枯朽也晉不知過天下分崩王室大亂特望天恩少垂詳察速召宰相以下謀議移中宗入廟何必苦違禮典以同魯晉哉詔

下禮官議蘇獻固執前議平子口辯所稱咸有經據蘇頲為宰相獻既頲從祖兄平子竟被貶為康州都城尉

兄弟繼統入廟

宋真宗時戸部尚書張齊賢等言王制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為人後者為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云天子絶期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及五代有所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

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具爾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為宗廟言也歷代既無所取於令亦不可行詔下禮官議議曰按春秋正義躋魯僖公曰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兄弟繼統同為一代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又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及唐中睿皆處昭位恭文武昭穆同為一世伏請僖祖室止

稱廟號后曰祖妣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曾祖后曰曾祖妣祝文皆稱孝曾孫宣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其别廟稱謂亦請依此詔都省復集議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徳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纘承大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同一代如臣等議禮為人後者為

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無疑矣必若同為一代則太宗不得自為世數而何以得為宗乎不得為宗又何以得為百世不祧之主乎春秋正義亦不言昭穆不可異此又不可以為證也今若序為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毁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為大順於時為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湜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今詳諸省所議竊有疑焉詔令禮官再議禮官言按祭統曰祭

有昭穆者所以别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為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為父孫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六廟親廟四并契湯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為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温嶠議兄弟相繼藏主夾室之事云若以一帝為一世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

同世於恩既順於義無否玄宗朝禘祫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同列於穆位德宗亦以中宗為高伯祖晉王導荀崧議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後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遵至於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為昭子為穆則千古不刋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殊不知弟不為兄後子不為父孫春秋之深旨也父謂之

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按太宗享祀太祖二十有二載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玄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徳宗謂中宗為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曰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皇帝於太祖仍稱孝子餘並遵舊制

天子繼兄弟統宜自繼其父議

東晉穆帝升平五年五月崩皇太后令立瑯琊王丕哀帝也儀曹郎王琨議令立之於大行皇帝屬則兄弟凡

奠祭之文皆稱哀嗣斯蓋所以仰叅昭穆自同繼統在兹一人不以私害義專以所後為正令皇太后德訓弘著率母儀于内主上既纂業承統亦何德不述遵于禮尚書謝奉議太常位次自以君道相承至于昭穆之統禮兄弟不相為後明義也令應上繼康帝意謂不疑此國之大事將垂之來代僕射江霦議兄弟不相為後雖是舊説而經無明據此語不得施於王者王者雖兄弟既為君臣則同父子故魯躋僖公春秋所譏左傳曰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閔公弟也而同於父僖公兄也而齊於子既明尊之道不得復敘親之本也公羊傳曰逆祀者何先禰而後祖穀梁傳曰先親後祖逆祀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也由君臣而相後三傳之明義如此則承繼有敘而上下洽通於義為允應繼大行皇帝揚州刺史藍田侯臣述議推宗立君以為人極上古風淳必託有道洎乎後代爭亂漸興故繼體相傳居正守位以塞奔競非私其親或時有艱難而嗣屬幼劣故有立

長成皇帝深達帝道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廟無毀遷統業恒固康皇帝既受命於成帝宗廟社稷之重已移於所授主上宜為康皇嗣謝奉又議五帝之道以天下為公唯德與賢不私其親逮殷周則繼代承業雖百王迭建而典謨不易所以鎮繫人心閑邪息亂令大晉宗祀配天成帝疾痛皇嗣幼冲深惟社稷遷于康王軌同唐虞高義大行天祚不永還嗣本位考之先典求之人情咸謂主上應繼成帝太常臣夷等五人議曰夫大道之

行天下為公成帝捨肖嫡之愛授重天倫道崇先代康
帝祇承明命正統既移至尊膺繼康帝嗣詔從述議
天子追尊本親議　　通　考
漢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益奉明園戸為奉明縣帝
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
謚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
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
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

史良娣家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謚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馬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胡寅曰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降不敢貳尊也既名其所後為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而禮有為其父母降是猶以父母名之何也此所謂不以辭害意也立言者顧不可曰為其伯父伯母叔父叔母降故假曰父母以明當降之義降則不可名之曰父母矣宣帝初有司奏請戾太子及悼后之謚首言為人後者云云後言故太子謚曰戾云云首尾皆是也而中有稱親之言則非也詔書問故太子未及史皇孫雖包含意指有司直對太子良娣之謚可也而前

據經義後上戾名中特稱親為史皇孫以中帝意豈非姦說乎既為伯父母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昭昭然矣

馬廷鸞曰愚按胡氏之說辨則辨矣宣帝而欲稱其所生之父母也將為伯父乎為叔父乎於所後父為兄則伯父也於所後父為弟則叔父也而宣帝則有所後祖無所後父者也昭帝崩亡嗣宣帝以兄孫為叔祖後者也不得其所後之父而父之則何以稱其所生之父乎

先是昌邑王以兄子入繼則考昭帝可也典喪可也昭帝葬矣易月之制終矣昌邑廢矣宣帝始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孝昭皇帝後而已則未知其為子乎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不可乎有司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直稱之曰皇考而已故曰胡氏辨則辨矣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當俟通儒而質之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四時祫祀高祖

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及臘一歲五祀三年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元帝則降其私親也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厠尊不合禮意昔高帝以身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

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别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髙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髙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逺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

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所在郡縣侍祠

按光武既即帝位以昭穆當元帝後遂祀昭宣元於太廟躬執祭禮而別祀成哀以下於長安使有司行事此

禮之變也然其時漢以為王莽所篡光武起自匹夫誅王莽夷羣盜以取天下雖曰中興事同創業又其祖長沙定王與武帝同出景帝則於元成服屬已為疎遠先儒胡致堂謂雖遠祖高帝而不紹元帝自帝其舂陵侯以下四親而祠之於義亦未為大失者此也則成哀而下行既非尊屬又已遠姑不廢其祀可矣至於晉元帝以琅琊王而事惠懷愍簡文以會稽王而事成帝以下諸君君臣之義非一日矣一旦入繼大統即以漢世祖

為比遽欲自尊而於其所嘗事之君於行為姪者即擯之而不親祀此何禮也況又取已祧之遠祖復入廟還昭穆之位則所以嚴事宗廟者不幾有同兒戲乎

支庶立為天子追尊本親　通典後同

哀帝初入為太子祖母傅太后母丁后皆在國自稱以定陶恭王為稱　按元帝傳昭儀有寵産一男為定陶恭王帝崩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恭王薨子代為王王母曰丁姬成帝無繼嗣立定陶王為太子詔移楚孝王為定陶王奉恭王後詔傅太后與丁后自居定陶國成帝崩太子立是為哀帝　及即位高昌侯董宏上言宜立定

陶恭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宏曰春莊襄王母本夏氏爲華陽夫人及子楚即位俱稱太后令宜立定陶恭王后爲皇太后左將軍師丹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加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諭註誤聖朝不道帝新立謙讓納丹言免宏爲庶人時傅太后大怒要欲必稱尊號後帝白令王太皇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初成帝母稱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又曰春秋母以子貴遂尊傅太后爲恭皇太后丁姬爲恭皇后中郎將冷褒復奏言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

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置吏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恭皇立廟京師帝復下議有司皆以為宜如泉言大司空師丹又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以定陶恭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竝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定陶恭皇號謚前已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

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縗三年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恭王立後承祭祀令恭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代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特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禮義不得復奉定陶恭皇祭入其廟令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恭皇也由是上怒策免丹後歲餘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

以著尊尊定陶恭王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
后為帝太后丁后為帝后更號帝太后為皇太后太后
崩合葬稱孝元傅皇后陵其後為王莽毀發貶號　後
漢安帝建光元年有司上言皇考清河孝王至德純懿
含弘光大既受帝祉載生明聖舊章法制宜有尊號不
宜稱王宜曰孝德皇妣曰孝德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
后詔曰其告祠高廟使司徒震持節大鴻臚特進樂平
侯常副奉策璽綬到清河上尊號桓帝即尊位追尊祖

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妣趙氏曰孝穆后考蠡吾侯曰孝

崇皇尊母曰孝崇園貴人靈帝即尊位追尊祖為孝元

皇妣夏氏為孝元后考為孝慎皇母董氏為慎園貴人

魏文帝制以後如以旁支入嗣大位不得加父母尊

號詔曰依漢祖之尊太上皇是也且禮不以父命辭王

父命漢氏諸侯之入皆受天子之命屑于宗也而猶顧

其私親僭擬大號豈所謂為人後之義哉後代若有諸

侯入嗣者皆不得追加其私考為皇妣為后也敢有佞

媚妖惑之人欲悦時主謬建非義之事以亂正者此股肱大臣所當擒誅也其著乎令甲書之金策藏諸宗廟副乎三府尚書中書亦當各藏一通

天子崇所生母

東晉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妃周氏桓温議宜稱太夫人尚書僕射江彪議曰虞舜體仁孝之性盡事親之禮貴為天王富有四海而瞽叟無立錐之地一級之爵烝烝之心昊天罔極寧當忍父卑賤不以徽號顯之豈

不以子無爵父之道理窮義屈靡所厝情者哉春秋經
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
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為子尊不加父母
則武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
地王跡之興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尋前緒遂奉天命
追崇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按禮幼不誄長賤不
誄貴幼賤猶不得表彰長貴況敢錫之以榮命邪漢祖
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荀悅以為孝莫大于嚴父而以

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言過矣爰逮孝章不上賈貴人以尊號而厚其金寳幣帛非子道之不至也葢聖典不可踰也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為夫人不審直子命母邪故當告於宗祧以先君之命命之邪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為皇太妃令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受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欲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

載之方策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惠奉先靈之命事不在巳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桓溫謂宜進號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太夫人為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人於名禮順矣帝特下詔拜皇妃三月丙辰使兼太保王恬授璽綬儀服一如太后又詔曰朝臣不為太妃敬為合禮不太常江逌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孝武追崇會稽鄭太

妃為簡文太后詔問當開墓不王珣答據三祖追贈及

中宗敬后竝不開墓位更為塋域制度耳

東晉孝武帝太元中崇進所生母李氏為皇太妃徐邈與范甯書訪其事甯答謂子不得爵命母妃是太子婦號必也正名寧可以稱母也邈重與甯書曰禮天子之妃曰后關雎稱后妃之德妃后之名可謂大同所以憲章皇極禮崇物備者在於此也故太后之號定於前朝而當今所率由也若必欲章服同于后而名號異於妃則可因夫人之稱而加皇太以明尊雖一理然於文物之章猶未盡崇高之極此又今之所疑不可得行也足下嫌太子妻稱妃然古無此稱出於後代今有皇太之別是可例論邪甯又答曰按公羊傳母以子貴當以此義為允禮有君之母稱太夫人者以此推之王者之母亦何

必皆后乎所為尊母非別極尊號也並后匹嫡譏存春秋謂譏稱皇太夫人下皇后一等位比三公此君母之極號也稱夫人則先后之臣也加皇太則至尊之母也皇君之謂也君太夫人豈不允乎殷仲堪與徐邈書云后者婦人之貴號在妻則言后在母則加太禮天子之妃稱后闕雖曰后妃之德后妃二名其義一也設使正后處內貴妾必不可稱妃邈又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賵人之母則可又曾成風葬著言禮也但名雖夫人而實殊同體故敢配厭羣臣無服所服以為異也鄭云近臣從服惟君所服若嫡夫人歿則有制重者故曰惟君所服之耳與君同重自施近臣驂僕而非三卿五大夫內有宗廟之祭外有王伯之命何得以私服廢正故庶母為夫人上之不得以干宗廟外之不得以接侯伯惟國內申其私而崇其儀亦如侯伯子男之臣於內稱君曰公耳雖人君肆情行服而卿大夫不從所以知上有天王也邈往來答釋范武子以其

序云云私情典是以太妃車旗服章備如太后惟不敢從於宗廟禮又曰百官不稱臣所以令無服之制也范于時都謂不應同皇后服章以尊令議難之自塞矣書傳子無天子庶母之文且妾除女君夫人可為通稱如五等爵皆稱公耳天王之與皇后未聞二其號者所以闕之情禮而定太妃之稱良有由矣宜同至極故上比稱皇屈於郊廟故遠避伉儷不曰后而曰妃因名求實可謂志乎禮者太后與妃義無異者假令國君在妾自當稱夫人但王典無二名不得以國公夫人為踰耳 太元十九年又詔追崇鄭太后尚書令王珣奏下禮官詳正按太常臣脩等議以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也且漢文昭二太后竝繫子號宜遠准

春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改築
新廟顯崇尊稱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道
著繫子為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三義以允固哲王
之高致可如胥等議追尊會稽太妃為簡文皇太后也
宋文帝元嘉元年司空録尚書事臣羨之等言伏惟
先婕妤柔明塞淵光備六列德昭坤範訓洽母儀用能
啓祚聖明奄宅四海而天祚永違嚴親莫逮臣等參詳
遠准春秋近稽漢晉謹追上尊號為太后禮官撰謚用

崇寢廟

天子奪宗議

晉元帝建武初孫文上事宣帝支子不應祭章郡京兆二府君僕射刁協云諸侯奪宗聖庶奪嫡豈況天子乎自皇祚以來五十餘年宗廟已序而又攻乎異端宜加議罪按漢梅福云諸侯奪宗此謂父為士庶子封為諸侯則庶子奪宗嫡主祭祀也在諸侯尚有奪義豈況天子乎所言聖庶者謂如武王庶子有聖德奪代伯邑考

之宗嫡也宣帝司馬懿章郡京兆懿祖父也

宗廟告祭　　馬端臨

按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自漢以來禮制隳廢郊廟之祭人主多不親行至唐中葉以後始定制于三歲一郊郊之時前二日朝享太清宫太廟次日方有事于南郊宋因其制於第一日朝享景靈宫第二日朝享太廟第三日于郊壇或明堂行禮

國史所書親享太廟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禮所謂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宫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宫是也若正祭則未嘗親行雖禘祫大禮亦命有司攝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親行祫祭禮一次而已葢法駕鹵簿車其鹵簿鄭重祼薦升降其禮節繁多故三歳享帝之時僅能舉一親祠然告祭之時亦有大於祀天者如即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

人主每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宗廟致祭以告嗣位宋朝惟孝宗光宗以親受内禪特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説爲拘不復舉行然自以日易月之制既定諒闇之禮廢久矣何獨於嗣位告祭一事以爲不可行乎要之親享既不能頻舉則合於禘祫大祀行之而嗣位告祭則亦必合親行如卜郊之祭則三歲常行之事又只爲將有事於上帝而告白則本非宗廟之大祭有司攝事足矣

喪廢祭議　通典後同

齊高帝建元四年武帝在諒闇尚書令王儉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代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惟宴樂爲議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則會聘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踐修舊好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自斯而談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按禮稱武王崩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又

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左氏傳凡君卒哭祔祔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主於寢不同於吉烝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皆著在經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烝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宋明帝時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庶人曾不知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

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晉武在喪每欲伸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烝嘗蓋以哀疚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通儒守而弗革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事則負扆親臨三元告始則會朝萬國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烝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喪典謂宜依禮親奉從之

二后竝祔禮 附唐書二妣竝祔廟

景德元年有司詳定明德太后李氏升祔之禮按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初以昭成配開元末以肅明祔此時儒官名臣步武相接宗廟重事必有據依推之閨門亦可擬議晉驃騎將軍溫嶠有三夫人嶠薨詔問學官陳舒舒謂秦漢之後廢一娶九女之制妻卒更娶無繼室生既加禮亡不應貶朝旨以李氏卒於嶠之微時不霑贈典王何二氏追加章綬唐太子少傅鄭餘慶將

立家廟祖有二夫人禮官韋肅議與舒同略稽禮文參諸故事二夫人竝祔於理為宜恭惟懿德皇后久從升祔雖先後有殊在尊親則一請同列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尚書省集議咸如禮官之請祔神主於太廟韋公肅元和初為太常博士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廟有二祖妣疑於祔祭請諸有司公肅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後繼皆嫡也兩祔無嫌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繼室三疑竝為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舒曰妻雖先殁榮辱竝從夫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則各祔舅之所生是皆夫人也生以正禮没不可貶於是遂用舒議且嫡繼於古有殊制於令無異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卿士之寢祭二妻廟享可異乎古繼以媵

妾令以嫡妻不宜援一娶為比使子孫榮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孟子姪娣也不入惠廟宋武公生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立宮而奉之夫不于惠公而別宮者何追父志也然其比奈何曰晉南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侯羊兩氏唐家睿宗室則昭成肅明三后故太師顏真卿祖室有殷柳兩氏二夫人並祔故事則然諸儒不能異

太子皇子廟不宜守供祀享

唐開元三年右拾遺陳貞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守供祀享上疏伏見章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于人立事於世而寢廟相屬獻祼連時事不師

古以克永世臣實疑之今章懷太子等乃以陵廟分署官寮八處修營四時祭享物須官給人必公糧合樂登歌咸同列帝謹按周禮始祖以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厥名維何臣謂八署司存員寮且省四時祭祀供給咸停臣又聞磐石維城既開封建之典别為祖子非無大小之宗其四陵廟等應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正典冀合禮制

稗編卷二十六